

情感世家

张笑天
著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I247.57/203

情感世家

张笑天
著

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588511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情感世家/张笑天著. —长春:吉林人民出版社,
2001.1

ISBN 7-206-03619-8

I. 情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86620 号

情感世家

著 者 张笑天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封面设计 张 迅
责任校对 王炳顺

出 版 者 吉林人民出版社

(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)

发 行 者 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图书发行公司

制 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0431—5637018

印 刷 者 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50×1168 1/32 印 张 18.75

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490 千字 印 数 1—20 200 册

标准书号 ISBN 7-206-03619-8/I·220

定 价 26.00 元

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工厂联系。

1941.2.18



張子江



第1章

“洋妞儿”的出现是福是祸？“老八路”和新潮孙女儿能否冰炭同炉？

1

秋天的上海依然炎热难挡，一阵骤雨过后，空气中水分饱和，又闷又潮，抓一把空气都像能拧出水来。

上海火车站里里外外都是人，这个东方特大城市永远是这样，是急匆匆的人的海洋，仿佛这里是人的展览窗口，忧郁的、兴高采烈的、饱经风霜的、踌躇满志的、失意的、得志的、悲伤的、快乐的、痛不欲生的、平步青云的……你可以毫不费劲儿地从这个窗口看到各种各样的面孔。

在今天的旅客人流中，引人注意的是一对儿轻松潇洒的青年男女，他们正从容地步上滚梯。他们没有行李，只有小手提包，不像旅行者。男青年穿西装，文雅得体，叫项经。女青年是他的女友叫张航，文静而漂亮，一望便知是很有修养的人。张航穿的是很流行的服装，上衣袖口过长，搭到手背，下穿水磨蓝的苹果牌牛仔裤，身后背着一个紧口马桶包，只是没穿那种几寸高厚底的“松糕”



鞋。

张航挽着项经步出滚梯，看了看车次预告电子牌，对项经嫣然一笑，说：“没想到这么快，MAP公司就拍板要你了。”

项经说：“他们捡了个便宜，日后偷着乐吧！他们捡到手的也许是又一个‘爱因斯坦’！”

张航拍了他一下：“你就自个儿吹吧！”说着两个人都笑起来。

他们说的MAP公司，是一家法国人控股的国际电脑公司。老板有与比尔·盖茨的微软公司一争高下的雄心，所以时下特别关心美国对微软公司的起诉，甚至不止希望它被解体一分为二、一分为三，不，碎尸万段才好呢！这是即将履新的项经对他的未来洋老板的心理测评结论。

应当承认，MAP公司是中国大陆万人瞩目的外资企业，它在10年前登陆渤海湾的大连市以来，名气一天比一天大，许多揣着硕士、博士证书的莘莘学子们都想跻身到这家红红火火的外企上班，不单是一个月5000元工薪的诱惑，更看重的是那里的人文环境和利于发展的空间，所以项经和张航在北京大学拿到计算机硕士证书后，便把大连的MAP公司当成了首选。但他们没抱太大的希望，有人传说，MAP公司录用人，挑剔得令人发怵，项经面试时几乎与主考官弄僵。但没想到，MAP公司看中了他。一接到通知，与女友张航来沪探亲的项经便一刻也待不住了，连变化得令人炫目的浦东都没来得及仔细看看，就背着张航买好了北上的火车票，造成既成事实，让张航想拦也拦不住。

张航说：“你这人太小心眼儿，不怕因小失大吗？”项经知道她说的“因小失大”是什么意思，未来的岳母会因为他的不恭而拒绝嫁女！他才不怕呢，那个因脑血栓而行动不便的老太太十分和善，不属于“事儿妈”一类的人。

倒是项经劝张航留下来多陪老太太几天，反正她的工作尚无头绪。张航从小念书，念了个昏天黑地，难得这么轻闲，似乎有从此



念到头了的轻松感。于是，她到车站为项经送行。

张航挤到问事处窗口买了一张站台票，忽然想起什么，她问：“你父亲不是要从西藏回来了吗？”项经说：“大概就在这一两天。”

“那你们家是双喜临门了？！”张航说。

项经说：“援藏归来算不了什么喜事。”他的父亲项天言今年49岁，年富力强，援藏前是大连市市政府副秘书长。在西藏山南地区当了三年地委书记，日前接到调回内地的通知。作为项家人自然是高兴的，所以张航也列为喜事。

两个人相偕正要向检票口走，忽然一个“洋妞儿”慌慌张张地跑来，把张航撞了个趔趄，她回头匆匆地说了句什么，样子似乎在道歉。张航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少顷，这个“洋妞儿”又跑了回来。原来她把一个很大的旅行背包忘在了问事处窗口下。这是一个金发碧眼、洒脱、浪漫的现代女性，走路也像有弹性。项经望着她的背影说：“这姑娘也是个马大哈，居然把这么个背包给忘了。”这时，大厅里的广播响起来：“旅客们请注意，从上海开往大连的24次快速列车现在开始检票……”张航送项经到了检票口，两个人难舍难分。项经四下看了看，向她挤挤眼，用手指在自己脑门儿上点了点。张航无声地笑了，用手在腮上点了点，羞他，可是趁人不注意，还是走过去在他的脑门儿上亲了一下。项经笑了，说：“我去见法国MAP总裁，如果他要把你这个硕士拒之门外，那么他也将失去我这个‘爱因斯坦’。”张航格格地笑了，说：“只怕你对人家构不成核威慑力量。”然后沉静地劝项经，不要强人所难。既然同时去应征的你已经接到了录用通知书，那么她的可能性就十分渺茫了。而且她感到，两个人在同一家外企工作，又是同一行当，也多有不便，尽管人家没有明确的回避制度，瓜田李下，总是想得周全些好。而且，MAP公司不是人间惟一的乐园。她半开玩笑地说：“现在要重新抉择，MAP公司未必是首选！”

项经说她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张航只是笑。他们一起走向



站台，粉红色的新式车厢门口挤着一堆旅客。张航在项经的手心用力地捏了捏，然后松开，项经向车厢走去，不停地回眸摆手。这时背着大背包的“洋妞儿”也正挤着进站，她对项经、张航依恋不舍的神情颇为注意，甚至冲他们友好地笑了笑。

2

当项经最后一个步入车厢时，列车已经徐徐开动。他再次向车窗外的张航挥了挥手，直到她退到了庞大的车厢后看不见为止。

此时天快黑了，夕阳从斜斜的角度射到车厢里，亮堂堂的。车厢里的人忙着认铺位、安放行李、打开水，乱哄哄的一片。忽然，项经听见里面有人在大声吵嚷。他探头一看，其中一方竟是方才那个丢三落四的“洋妞儿”，原来她乘的也是这趟车。说不清是好奇，还是那个绝顶漂亮的“洋妞儿”对他构成了吸引力，他放下行李走了过去。原来是一个矮胖子，看上去像经商的人正在与“洋妞儿”吵，两个人的行李都堆在过道上。他叫林兆光，操一口北京腔在叫：“真他妈邪了，你丫是‘洋妞儿’怎么了？也得讲理不是？老子明明是15号下，你丫从哪儿弄张假票跑这蒙事儿来了？”

“洋妞儿”听不懂，干瞪眼，手里举着自己的票，用手在票号上指点着，快速地讲着外语，却没人听得懂。

“是不是票号印重了？”一个有身份的人接过两个人的票对照着，仔细看了一眼，忽然大笑起来。林兆光和“洋妞儿”都被笑愣了。这时，列车员过来问：“怎么了？”“洋妞儿”仍在哇啦哇啦叫。

林兆光说：“嘿，好嘛，这‘洋妞儿’想抢我的铺。若不是走得急，我早买软卧了，这儿什么呀，臭哄哄的！”

列车员刚一伸头看票，那个有身份的人说，这位“洋小姐”上错了车，都是5号车15号下，可这是上黄山的289次车，弄错了



车次。车厢里的人都大笑起来。

列车员问：“谁会英语？告诉她。”

有身份的人说了几句英语，“洋妞儿”不断地耸肩摊手，那人说：“她不懂英语，我听她说的像法语。”这时项经走上前来，他沉静地操法语问道：“您是法国人吗？小姐！”“洋妞儿”听了如见救星，双手抓住项经的胳膊说：“他们欺侮我，你快帮帮我，我总算碰到好人了，上帝呀！”

林兆光撇撇嘴：“整个儿一个三陪女，你看她那个模样！”

“洋妞儿”意识到他说的不是好话，就问项经：“他说什么？”

项经说：“他说你真可爱，可惜坐错车了。”他指着她的车票说：“你的车应当向西开，这趟车是向北开的，开往大连。”

“洋妞儿”愣了一下，自嘲地拍着大腿笑起来。笑了一阵，却又流出了眼泪。林兆光说：“‘洋妞儿’表情就是丰富，眼泪也来得快，跟自来水似的。”车厢里的人都笑了。列车员说：“请这位先生告诉她，她下一站可以下车再换车。”译过后，“洋妞儿”问：“要坐几个小时？”列车员说：“第一站是南京，要坐两个半小时，21点33分到。”

“天哪！这两个半小时我不是没铺位了吗？”“洋妞儿”几乎要哭出来。

列车员说：“今天全部满员了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交10块钱买个茶座，到餐车里去。”

“洋妞儿”听了耸耸肩，大为不解。又不进餐，为什么去餐车？不吃饭为什么要花10块钱？

项经把“洋妞儿”的不满译给列车员听，全车厢的人又都笑了起来。

林兆光说：“说得也是，人家外国哪来这么多破事儿，干吗都要钱？这年头听说问路都要钱，叫什么咨询费！”



项经把“洋妞儿”的大背包举到了行李架上，对她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住的是13号下铺，我让给你睡。”

“洋妞儿”很感动地说：“那你睡在哪儿？”项经说他可以坐边座，反正只有几个小时。林兆光跟周围的几个旅客挤眉弄眼地说着什么，边说边笑，项经脸上热辣辣的，他猜他们肯定是对自己的过分热情讥消。他多少有点儿后悔，素不相识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可话已出口，却又不好收回，只好硬着头皮装傻。

“洋妞儿”却不会想那么多，她内心对项经这个文雅的书生别提有多么感激了，而且感到过意不去。她摇头，走到13号铺，比画着说：“我们可以挤着睡，你的头冲里面，我的头冲外面……”不用翻译，人人都明白她的意思了。

林兆光说：“嘿，好嘛，这可怪便宜的，早知这样，我跟‘洋妞儿’一个铺挤也值呀！”

人们又笑。

“洋妞儿”问：“他们笑什么？”

项经说：“他们笑你。在我们这里，陌生男女是不可以挤在一张铺上睡的。”

“洋妞儿”大为不解：“这有什么？况且，我们已经不是陌生人了呀！”这就是“洋妞儿”的逻辑，她的内心是没有设防的，这令项经对她又多了几分好感。

项经帮她铺好了行李，拍了拍床说：“你休息吧。对不起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？”

“洋妞儿”说：“我叫艾玛，是到中国大连来念语言学院的，刚来一个月。”

“刚来就到处旅游？”项经问。

艾玛掰了一块儿果仁巧克力给项经，二人吃着。她说，她计划三年内游历完中国所有的名胜，五年后汉语水平赶上大山，就是那个加拿大人，上台说相声的。



项经笑起来，说：“大山还真缺一个女助手呢！这么说你想长住中国了？”

艾玛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想，我会找一个中国丈夫，生一大堆混血儿，蓝眼睛、黑头发……”

项经笑得几乎撑不住了。林兆光吃着花生米喝着啤酒，怔怔地望着他们，悄声地对旁边的人说：“说不定‘傍上’了，没看外国影碟吗？还不知姓啥叫啥就上床了。”几个人又都笑了起来。

艾玛坚持要弄明白，林兆光说了什么？怎么看他们笑得有点怪呢？项经心里很烦，他不好意思把他们的恶意揣测告诉这个心纯如水的法国姑娘，也再没有兴致替同胞们掩饰遮羞了，他只能含混地说与她无关。

艾玛有提不完的问题，她根本无睡意，聊了两个多小时，车快到南京了，她仍在喋喋不休地问东问西，以至于惹烦了失眠的旅客，有人大声干咳，有人坐起来瞪她。项经制止她再说下去，说有人会睡不着觉的。她这才半躺下去，却又不闭眼睛，怔怔地盯着夜灯幽暗中的项经，项经让她看得不好意思起来。

3

市人大的大楼是簇新的，呈半月形，门前草坪种着加拿大地毯草，葱茏青翠，雪松巍巍，扁柏夹道，万年红铺满了院子。院子里静谧得很，步入其中有一种庄严之感。

出租车是不能入内的。从红色捷达车里下来一个穿戴绝对新潮的姑娘，漂亮只是表面的，藏在深处是天真烂漫和无拘无束的个性。从那有弹力的脚步就可以看出来，她顶多十七八岁，清纯可爱却又一脸的调皮。

她叫项经纬，在两个哥哥项经、项纬的名字中各挑了一个字，



组成了复合名字。本来她叫项桃，上初中时她嫌俗气，查了字典，知道经与纬是织布的纵横线，又是地球的交叉线，认为自己分不到什么了，干脆结合到一起，就叫经纬。她背着父亲项天言、祖父项原，跑到了派出所，改了名字。没想到，得到了爷爷的嘉许，说她胸有大志。

项经纬一出现在机关大院，立刻招来很多审视的目光。她东张西望地向大楼走来，进了楼，在玄冠下的大镜子前又照了照自己。由于她东游西逛的散漫，引起了一个干部的“警惕”，问：“你，干什么的？有事吗？”

“废话！”项经纬斜了他一眼说，“你们这里是挂国徽的地方，又不是庙会、农贸市场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没事儿跑这儿来看西洋景啊！”

那干部认真地盘问她到哪个部门办事。

项经纬调侃地说：“谁官大我找谁！”

那干部更加认真对待了，说：“请出示你的证件。”

项经纬说：“你别后悔，我万一是《焦点访谈》的记者呢，你这么当人民公仆不怎么好吧？”

那干部还要说什么，走过来一个手里夹着一沓文件的姑娘，笑着附在他的耳畔小声说：“快放她走吧，她是项主任的孙女儿！”

那干部不由得摇头，忍不住脱口而出：“想不到，项主任有这么个孙女儿！”这话偏巧叫项经纬听到了，她回过头说：“怎么？‘老八路’家个个都该是‘中八路’、‘小八路’吗？”说完她得意洋洋地上楼去了。那干部愕然地站在原地。

他怎么能不愕然呢？项原是本市的三朝元老，当过副市长、副书记、书记，到了60岁，椅子挪到市人大又摆了几年了。项原为人方正，官声一直都好，干事雷厉风行，底下人都惧他。他眼皮底下会有这么个孙女儿存在吗？项原也许真的对孙女儿无计可施。

此时的项原正处在特殊心境中，尽管穿一身刻板小领西装的女



秘书刘雁在向他汇报，他却有点心不在焉。正如他常常无奈时说的，有时他这个官儿是受秘书左右、支配的。这不，小刘又在左右他了。

小刘站在写字台前，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，明天上午 10 点，开常委会，审议几项地方法规；明天下午 5 点接见加拿大 BC 省议会代表团，并宴请。后天上午华光大厦落成，参加剪彩；后天下午听取市财政收支情况汇报，后天晚 7 点在艺术中心剧场审查文艺汇演剧目……

在小刘机械地说着的时候，鬓发斑白的项原却正从书橱里把书搬出来，用塑料绳打捆。他打断小刘说：“我认字，放那吧。你哪是我的秘书啊？！我就差连上厕所都由你替我支配了。”小刘“扑哧”一声笑出声来。

项原问：“今天怎么没安排呀？你也有漏洞吧！”

小刘说：“我那么没用，您早把我开了。今天您得去接站，举行家宴。您的儿子从西藏回来，您该放下架子了。”

项原不由得笑了：“知我者，刘秘书也！”

小刘问：“您收拾东西干吗？准备撤退吗？”

项原看了她一眼：“嗯，早点动手，省得临时撤退丢盔卸甲的。”

小刘认真地说：“您一下去，机关大楼还不得闹一场地震？”

“你什么时候学会恭维人了？而且恭维得很得体。”项原笑着说。

“我是真心的。给别人当秘书的，都有个好结果，给您当秘书，从来都是顺其自然。若讲沾光，我早不‘侍候’您了。”

望着眼圈有点儿发红的小刘，项原放下手中的活儿，不禁怦然心动，他说：“也许……我真的太不尽人情了！”

他这句话几乎是脱口而出的，若在平时，他绝不会说这种感情色彩很浓的话，他对秘书要求极严，甚至有点儿苛刻。他从刘雁的



口气中察觉到，尽管她平时任劳任怨，“侍候”他这个近乎古板的“老八路”，可内心深处还是有怨言的。

项原说：“看来你对我有意见，我要离休了，你总该爆发了。”

小刘笑着说她不敢：“您是‘老八路’嘛，您孙女儿都这样叫您。这就是说，既是‘老八路’，就必是不尽情理不徇私情的。”这话引起了项原的沉思，半晌没说话。恰在这时，门外响起项经纬的声音：“‘老八路’同志在吗？项经纬请求接见。”

项原和小刘相视一笑。只见项经纬推门而入。小刘给项原的杯子添了茶水，转身要走，项经纬却拿了个杯子过来：“给我也倒一杯，别老溜须他，他可是日薄西山了，你就保得住我将来不会成为这屋子的主人？”小刘笑着给她倒了水，说：“就冲这句话，我得有点儿提前准备。”说罢带上门出去了。

项经纬这翻翻那看看，走到写字台后，坐在大转椅上，摇了几下，顺手拿起一份文件翻着，说：“接我老爸，您去不去呀？”

项原绷着面孔，夺回文件，放到抽屉里。项经纬说：“啊，红头保密文件，我可不稀罕你们的机密。其实呀，这都啥年月了，人家外国间谍拿着红外线摄影机，从大楼前面一过，隔着几米厚的墙，早把机密拍去了，您也就是冲我这样的人保密吧！”

项原说：“去，规矩点，坐到沙发上去，叫人看见成什么样子？”

项经纬又摇了几下，说：“爷爷，前几天我看了一本小说，说‘官椅子’是一把魔椅，谁一坐上去就不说人话，您说是吗？”

项原说：“我可要喊人把你赶出去了，你怎么净胡说八道呢？”

项经纬这才笑嘻嘻地坐到茶几前的沙发上，说：“您这么大的官儿，还自己搞卫生啊？”

项原说：“飞机10点半才落地呢，你先走吧，机场见。”



项经纬说：“我说‘老八路’爷爷，这太过分了吧？您有专车，我借个光儿，不会把‘老八路’传统坐没了吧？”

项原说：“你能跑能颠儿的，再说……”他掏出一张百元票，放到写字台上，说：“去打出租车，不是一样吗？”

项经纬说：“快别恩赐我了！我今儿个非坐坐您的车不可。其实呀，您那破奥迪算什么呀？！东院许副市长比您低多少级呀，皇冠2.8换尼桑V6，上个月又坐上了凌志400！当您的孙女儿够寒酸的了，或者说够革命的了，您还要我怎么样？”

项原反而笑了：“你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！都是我把你惯坏了。”

项经纬并不买账，她哼了一声：“幸亏您惯着我了，不然也不至于高考落第！”

项原没法跟她理论，为了高考的事，孙女儿跟他较劲儿。原来她只差4分进录取线，她求爷爷跟教委打个招呼，或者使个眼色也行，但项原一口拒绝了，项经纬当面说过，恨他一辈子。今天见她又提起了这件不痛快的事，项原就搬出老一套：“明年再考嘛，再说，考大学不是惟一的一条出路，我就没念过大学，从小给地主扛活……”项经纬抢过话头说：“后来进了革命大熔炉，学到真本事，是不是？我都能背下来了。我恨您，可也不怨您。今后，就是用八抬大轿抬我，我也不上大学了，我当个企业家给您看看。”

项原笑了起来：“企业家要当不成，你就会赌气去竞选总统了！”

项经纬好像不经意地问：“哎，爷爷，东海公司不正在发放股权证吗？东海的老总给您当过警卫员，是吧？您给我要几千股行不？”

项原说：“又胡说。”

项经纬说：“怎么了？我又不是冲您要官儿，瞧把您吓的！”

项经纬随意抓起电话，拨了号，说：“我找谢老总，您就是？”



猜不到我是谁吧?我是项经纬呀!您真是贵人多忘事,前天还到我们家去喝三蛇酒,今天就不认人了?”

对方说:“啊,你是小经纬,你爷爷好吗?”

项经纬说:“您就认识他!您现在也不是他的警卫员了,用不着打他的进步,打我的就行了。”说着大笑起来。

项原听出眉目来,过来制止:“你干什么?”

项经纬说:“我连通话自由也没有吗?”

对方问:“你在跟谁说话?”

项经纬乐了:“您的老上司啊!对,对。我找您能有什么事?恐怕现在人人找您都是同一件事。”

对方说:“你想要多少?你小心挨骂,‘老八路’会同意吗?”

项经纬拼命地把话筒压在耳朵上:“嗨,他不同意,我敢吗?至少是默许吧。好,回头我去。够不够意思,您照量办。”

项原走过来,用手压住了叉簧,说:“你不准背着我,打我的旗号谋私利。”

项经纬说:“当您面打的电话,叫背着吗?股票要上市,人人能买,中央有文件不准你们当官儿的和当官儿的子女买,可没规定不准当官儿的孙女儿买呀!”项原气得哭笑不得。项经纬又拿起电话,拨了一串号,拨不通。一边再拨,一边说:“还改革开放呢,这破电话!”

“又往哪儿打?”项原问。

项经纬说:“有一个朋友,在海南炒房地产,我打听打听,看看能不能当个大亨小亨什么的。”

项原又一次压住了叉簧,无可奈何地说:“走吧,我的小祖宗,咱们提前去机场。”

项经纬问:“不怕我给您抹黑了?”

项原说:“你再在这待下去,简直是给我抹屎了。”项经纬忍不住哈哈地笑了起来。



项原问：“你大哥从上海回来了吗？不是法国一家外企聘他了吗？”

“您不反对？”

“好事，我为什么反对？”

“给洋鬼子做事，有卖国之嫌哪？！”

项原点着她的脑门儿笑了。

4

如果用“一失足成千古恨”来形容项经此时的心境，也许是恰当的。在南京站送艾玛下车转车时，他竟误了车。尽管艾玛死磨硬泡，坚持让他陪她去黄山旅游，他拒绝了，却拒绝得不够坚决。确切点说，心底未尝不想与她同行。这一来，乐坏了艾玛，却让他把公文包忘在了车上，他说里面有500元钱和录用通知书。艾玛并不在意，说录用通知书无所谓，大活人才是最权威的。至于钱，她当场拿出500元放在他手上，算是包赔损失，弄得他哭笑不得。

南京站人来人往，乱哄哄的，项经和艾玛一走出车站就上来一群人拉住项经不放：“标准间，能洗澡，有桑那，饭白吃，多开发票……”却没有拉艾玛。一个女的上来拉项经：“去玩一玩啦，特殊服务，包您满意。”

项经用力甩脱她，生气地：“去！”

艾玛问：“你为什么生气？我看她在冲你笑啊！”

项经拉着艾玛逃也似的走开，他说：“她们不是好人。”

“她们为什么不拉我？”艾玛又问。

项经说：“巴黎的红磨坊你没有听说过吗？”

“噢，”艾玛尖叫起来，说：“我明白了，是妓女，可这里不是红灯区呀！”